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與劉天虞

慈仁兄便起家郎丞以上不謂更紆南服邇得宦籍見作荆藩丞為兄悵然然有一胥宿云荆州播大參卻鰣魚沙市琵琶多於飯甑拈大參

可憐琵琶亦可近也仁兄浙北大宰知我乎燕

銅鄰諸弟不爲俁

答子方白牋

門下清操惠德當異常震蕩之後收拾還集爲

旁而更以蒹葭之親遠懷樗櫟之裔彌邀篤誼

其仰優付道體冲明諸惟自愛

與門人余成輔

足下何似膏火自煎淨其膏而火自悟人生火
傳也惜薪修祜古有名言念之

答許子洽

僕在江北子墨之遊無幾辛如門下責思假以
芳軼淵雲徐庾春容駢儷獨恨無以仰承贊唱
也不佞幼志頗鉅後感通材之難頗事韻語餘
無所如意摯此於吳中如以殘爍比海月耳

與李還素

君家兄弟每以孝友相先名位相讓何令人忝顧至若以相公在事而臥托彌高必有悟超然之致者達人因任而行似難固守誓墓之節再過章門披雲覩日當知笑溯同時也

答門人黃元常

施縻散水是賢喬梓高誼但饑流感目拯郵鬫

心交字定頼使思惜年來衰憒無能爲少倹鼓

舞耳敘香付内并謝

東陳如吉給諫

形成於疑氣生於激賢者亚不免耳若夫人有

南北爲一人者有何南北也

與吳繼疎

僊舫邂迥從之竟不可得趙仲一書以煩清篋

國學孫君懋昭清才雅操湖中不易得者惟門

下高昞之王宇泰兄學深而行樸宜相朝夕彼

談太倉自是師友之情弟最疾夫賣恩爲名者

仁丈以爲何如

答曠聲和

門下含醇毓粹出仁義忠孝之鄉蘊質宣文起

敖城冠蓋之域祖有功而諧巽哲人之儀則相

望于能仕而教忠儒者之風猷自趙三世相傳
四聖易允潜躍之維時百畝之田一經耆正麓
裘而有獲從南皐爲師弟子指仁文首座以爲
期在東吳多士大夫悅禮樂鳴琴而可治項承
良範示我彝憲宛轉百年之中淋漓千里之外
燕以士論有人銘志懸諸日月重以予嘉乃考
綸綍貢其禍泉而復垂意娥叢待以集翠敢曰

哀誄之屬一時所推徒以囈心之言同里所習

寄碑則設無乃賤玉而貴碔未簡可裁庶亦遺

華而采實

答費學卿

春雪淋漓擁爐微吟而良書適來璽璽千言推

獎過至憶僕幼從徐于弼先生遊而辰忌年於

惟齋因能研弄襆寫長便習之弱冠過敬亭梅

爲金兒賞謂文賦可通於時律多累氣困學爲
律粗以紀遊歷寄贈言懷無與北地諸君接遝
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接遝也寄示二詞縣麗
可愛制義典雅圓甜小有異同知不爲詐也公
子翩翩十舍而遙無緣一携手如何

與幼晉宗侯

君行殊慢知留亦無以永容歡也高張楊徐詩

一過已矣鄙有矩格緼藉深穩不漫作大是以
精氣襲骨爲主後輩李担何弱餘固不能相如
恨未得見王止仲饒醉樵詩醉樵似是臨川廼
人也

寄張聖如鹺使

觀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予之財以觀其廉今
所試於門下者非衆醉衆濁地耶否門之歛沒

齊先心門下嘗有道處此積水嗇飛未可量也

庚嶺南枝時勤夢想懸益堅氷雪以候消融

與丘毛伯

公舉太夫人高行上下莫不欣然思相揚激以

光朝命毋廢鴻鵠之歌于叶鳳凰之什世際盛

事何幸覩之

答孫子京

以不佞犬馬之年煩子京鸞鳳之篇挂我草堂自得驪珠徹夜明矣每一披對如在秣陵春暑時感思非言所既因墨妙知郎君復是過庭大足愉快荆卿亦寄詩爲壽幸一致謝

賀王紹賓憲伯

門下以父母之愷悌爲天子之保鄣借法星者三年久矣江湖紫氣播淸風於萬里巍然嶠嶺

青天臨桂促屈春父老攀轅於東邑甘棠留佳
雨衣冠寫詠於西江何但懷去思於五馬固且
佇來儀於八座不佞披雲宇下愛日天中快覩
遷喬既來好音於幽谷欣聞適館敢致微敬於
緇衣

寄門人朱六義

言者催請館試當是仲夏爲期以門下淵抱風

期自是玉堂中品臨川二百年餘不得借一當
事者有維梓之意否䆁縣尚缺惟有難之者乎
前䆁縣各一人司之而不足令䆁縣共一人攝
之而有餘因以知吾䆁之易耳

與馮桑園

仁父道兄里居超然物際而行備規繩非公正
不發憤嫉尉涇陽兄書六有義來而細欠商量

乃致疑然並作開天虞兄復稱吾徒俠骨何處

不銷耶年運而往矣握手竟是何時

寄林丹山

不佞昔在孝廉數受明公度外之知舂穀堂中

苑陵樓上遊宴盡日以忘疲笑言申旦而不寐

姜公慷慨於燕市明公卧托乎長安客歷周旋

意氣殊絶何意楚材零落姜公已爲故人而明

公謝事高居廓然蕭海雖丹霄之形自成羽儀

而東山雅望豈終林壑遂來我思累有年歲每

過天門石旋想陵陽子明何可更得猶記公子

亭亭玉表當卽珪璋廟廊而尚滯庠序豈連城

相賞固自有待耶追昔撫今興言惆戀

與吳伯霖

嘗讀王仲師乞思至巷有軸蹤邑多壁卿覩茲

嫉賊心爲切傷不覺大噓人雖多僻何詎如許弟自舉子來便遠於州縣徒以棄斥哀微覬老于稚未能絕情門戸兄視弟志意於世榮落亦何有耶貞父於弟不薄五年之中無一私語謂世如夢南柯黃粱轉爲明顯耳

與許伯厚

孟德王大將軍皆少壯時即雄飛得意尚有伏

櫪之悲敲壺之感況於苦心伏首數十冬春而
未得借一者悲感更是何如勉之今秋吾向鴈
行中一望燕臺捷書也

答黄二爲

憶齋頭鵠首把袂譚心恨無緣一度芝城戢遊
蘭室而更辱惠音兼以雅爵思存所逮何口能
忘晉院賦已多蕪累敢辱頭陀之命乎思剛濇

䰟必能幽賛棲賢之舉功德何量

寄曾金蘭

讀仁兄宗通序道味恍心似有投於夙好禪悅娛老或不昧於往因未嘗不欣言獨笑氣味同然顧以世法相縛奉戲論爲累終不能如吾兄拈性相以横陳表宗經而直上也熊生云數過衡山不見金蘭先生猶爲虛度南岳惟進而御之

幷借新知以發衰憤

與門人李超無

初弟以僧來見大似可人長髮章門便作殘僧矣學書學劍拓落無成重以交匪之嫌致有竊鈇之議必自反也又誰尤焉第許中丞公江東妙察獄刑惟平來撫吾西無留慈恕令公係其至戚淑問乃其素風但可矜疑必從寬政此時

惟有痛自懺悔盡消業緣萬一可𢌿自是神君好生之德若妄擬求援徼彰愆恚雖有舌者可如之何悵矣難言悽其曷盡

與李孺德

孺德爲尊公岡陵之祝所謂華萼只在人心是也華山百六十里而不過我能無悵然嗒𠋣之況何德以承服之無斁酌以自壽拜雅誼矣見

未嘗不學尚離一舉足下終是絕塵而奔耳

與門人劉大甫

主者尚爾邅邅南關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爲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名法也

答朱朱陵

根藥經營且不暇給硯席之尋滅而不親殆亦

下問愧戢彌深更辱於令君處婉言屈禮此自明公友于至性追念令兄遊好弟不佞年來自廢了不關人魚相呴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楚水吳山未既嗚謝

答李乃始

良晤娓娓推挹深至宵無俗情弟友意漢唐人作者亦不數首而傳傳亦空名之寄耳今日俺

得詩賦三四十首行爲已足材氣不能多取且自傷名第卑遠絶於史氏之觀徒斐淺零許爲民間小作亦何關人世而必欲其傳詞家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大者不傳或傳其小者制舉義雖傳不可以久皆無足爲乃始道吾望足下或他日代而張哉區區者何足爲雖雖然乃亦有未易者宋人刻王葉爲楮

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不三年三年而不專其精揩亦未可得成也恃足下知而愛我屑屑言之惠詩久狎幸更書以貽

與孫見玄

碣記壐壐壐言凡弟塵微並收無棄丈方以能膏之姿駿首雲漢而乃垂潤於枯竭泥鮒之流敢曰風義之相期故是淵懷之遠惻圖報何時

柭櫰靡盬

與劉君亰

來教旁人何知我輩交情也曾長卿曾以數千言投弟弟以入行報之渠頗爲怪弟云古人書上云長相思下云加飡飯足矣此世人所不解也公子何得不留膝下耶古人秉燭夜遊是真實語弟偶贈兒子至此歸去看破黃粱夢耳

與門人王得璟

開賢書得足下姓字不啻見輩得之窅巖師清蹈其躅之矣葉府陽知已南歸矣風便無忘好音

與姜仲文

仁兄卿月之臨猶需且晩公論爲訝弟曰昔人以無書抵政府爲賢今人反之養冲自應久此

耳

答蓋嘉生

不佞極不喜爲人作詩古文序因足下卷卷成之昔慚長卿今愧本寧過學卿可出此一塗當悲歌也

東門人李太虛

粤中昇去謙舉讀晉寒舍足稱男子矣不佞得

太虛固前有光而後有輝太虛得不俟個欲日有就而月有將也夜間口占以似少年豪氣幾時成斷酒辭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墨裏小窗燈火讀書聲

與沈華東憲伯

世大治亂常起於殺人殺人常起於殺萬物讀老伯樹德堂稿始知吾兄謙謙多所全活有從

來矣承諭代作弟從來不能於無情之人作有情語也

與常州倅陳翼愚

承教李超無倘今日存戰栗之餘當與日効投桃之報江東儒俠具感高誼簟獨不佞榮藉已哉

與蘇石水督學

門下初下羊城之幡欲叅龍門之敢而終以禁例未能自前追真人遠引亦復聽望弗及竊言爲悵而已門下郎以紫帽爲葛巾以金粟爲贄稱而四海人士所望蘇公者謂何昔荀公經歲三事輒思太丘二相自不能不興懷於此矣

與門人陳仲宣

佳作氣食全牛自堪壓卷然令師大聲許人觧

元不止洩漏天機并亦唐突人意宜罰不宜賞矣

答王霽宇制府

珠履可擊捐之徒以留漢公卿銅梁既開長卿所以喻蜀父老人言不足中每信而見疑公度有餘外且存而不論固已允文允武庶幾純孝純忠至如不佞清時棄士僻壤餘生見武公六

有司徒顧附緇衣之好聞召伯王命乃祖袞倍
圭瓚之次顧後進而當王公之前纂組雖通於
錦水匪光容而居賓客之末絲蘿乃寄於松灌
敢云續千賦之心何當動百年之感一語爲知
九頓鳴謝風雲路斷無由沾公旦一沐之榮雨
露天寬庶幾賡吉甫萬邦之頌

寄陶石簣

門下德心醇粹道履貞固蹟之玄纁之秩專以
掞醴之任必且調玄幹世賞氣成務而細人難
與達觀敦士未即大受乃如來教豈非因心爲
量者由乎我而自知縲紲爲功者存乎世而辟
必哉至如不佞故無邁俗之識空有忤物之衆
長縻豐草誰曰不宜而又以下貧乏于野之資
生累少出門之適爾思非邈我靚猶勞徒爾戀

豐容於朔邸展誥翰於陪京想似并裀飭言閔嘿宿德如斯餘可知矣二蓦侑械絡兮絺兮凄其以風則寒士之懷也

答章斗濬

不二生不測所性匪安置無欲所不欲有欲天下庇來詩可謂照用俱全末云羲孔臨師保乾坤爲家舍則幾乎大矣五十以遣拜惠殊深微

謝

寄馬梁園

賈生宋忠同在季主卜肆幽思清辨雖極陰陽之致亦覺長沙落落弟得見兄在魏無雙店中奇俠相闘目擊而哄遂爲同進兄弟走馬江淮閒作清彊別于而弟亦寄祠秣陵音貌時接道誼相督中不顧私我誼交情神明所聽後兄猶

得通起提文江右射時謫歸一見克爾寂帶遂至於今各爲世棄此其抑鬱流放長沙之投汆忠之使奚足道哉貽哲兄來欲作詩宣寫愁結而歌酒沉連遷不能成音成文也前曾中丞進問射懷中何人弟云止有汝上馬長平彭魯軒貽哲云兄體逾旺而射逾瘠箇中去就貽哲能道之悠悠忽忽惟有強食自愛

與饒三明

數欲一帮從之輙以不勇自愧石燕陽昨詩云漢家有隱終難讓來必箋疏老一經弟答云箋疏閉閣渾閑事長伴漁樵到日曛仁兄以爲何如

答衛淇竹中丞

昔爲郞吏今作部氓築壘之役共何敢辭第臣

之壯也尚不如人況其衰乎何能供衙官一視也

與龍身之

久不聞問喜貴體德徤而長公賢能立門戶醉鄉無恙春日彌長白髮丹心總付杯中物耳

與陳思岡給諫

門下清苦古人之所難世寄之所恃也大奏抵

疑綱忌伎清白而制詭隨釋細微而總備鉅悠悠者世人之情耿耿者貞士之志置之舊京亦豈芑任人之意耶

與鄧太素

十年仰止纔一登堂殊慰鄧林瓊樹之思劍鼎懸借大手一樞便爲旌陽生色爽射珠宮較精神遊矣

與墨菴宗侯

歷門下遠念茗以滌口刻以淸心如吸冰雪餉此永夏遇公白頭孤苦長遊以鷄足山破熱惱耶家入省止有哭吾師一事思之亦是世間法於道人何與得吾丈集句先爲致西州之感爲報故人憔悴盡誰家池上又逢春可謂長歌當哭矣

寄魏合虛大行

昔賢定交於杵臼賞契於桑陰曾無一介之通
撫塵之舊引之惟恐不亟稱之惟恐不盡其志
意殊也門下英風茂譽學者莫不聞而楚士陳
生嘉從吳生光龍於方內外無不通真足吞吐
雲夢日近長安惟門下時有以壯之弟語無妄
也

答牛春宇中丞

知兄已爲遠志如近事何天下忘吾屬易吾屬慫天下難也

答門人蕭承之

剙在堪訓諾囊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涸鮒也來書感高誼矣

答丁右武

亂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無所思然吾輩不能不爲世思也高臥北窗亦何可便得

與門人朱爾玉

聞爾玉益貧貧不失爲爾玉也唐宜之傳遠度卓左車是秣陵三珠樹爾玉時遊來否尚書兒訓梓成幸惠百帙身不能作尚書猶欲以一經貽子也

寄謝耳伯

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以門下清才高韻一歙能輕萬石耶午秋一瞶惟專意大業以慰遠懷不盡

與王相如

相如才氣横絶欲下惟讀書十年乃出甚善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故曰外遊不

如內遊如僕老矣居無可談得貞父來同臥語

三日差絕人意亦時念及足下恨遠莫爲致佘

生時䅹批逆藍翰卿奇傳士也煩爲道惓惓

心易

時議紛紜各省大吏持祿養重而去長吏因以

羊虎不可治上干天和所在旱潦異常就中獨

楚晉人窮餓嘉興馮先生其最餓者也年來何

以樂此星家雷生過謁吾兄與之坐而問焉亦

知翁同此餓也

與岳石帆

孫賀明清材當爲世資而漫遊臨川昔人云求

有夢乘車入鼠穴者此不其然耶承示笑贊將

爲絶倒顧世局無一處非可笑茲且日新翁且

續遠公之會一二三石友其許我乎

與吳蔡臺

以克壯之能利大作之用快甚貴治文學𡺸有聲能以諫議自通孝廉王德新能以文章自見獨風聞真州李季宣之子秀才爲商人所苦瓜州蕭成芝之子童生爲里人所侵皆弟故人二十年不相聞問心殊念之吾兄服疇以亟淸問即當我秋風一度也

答劉貽哲

德音從天而下始知諸葛公度瀘傳示孺子遺客莫不驚喜詢知兄黑頭無恙宛玄就常詩去廊廟無非可效者文字三種附上鄒州聶君世潤眞恪士也丞撫州即以眞恪不諧去幸引重而薦進之承問敝邑令君葉明生清惠宜民林菱九殊俊當亦難入蜀乎

復門人王天根

手書疊疊知足下嗜我殊癖此是往因非關今作别後苦濕昏墊似瘧似痢五旬乃起無復神明舊觀伏枕讀文字一過霍然爲作一叙蹇短不自知其云何也扇頭詩宛有深情貪和志感足下當知我心悲耳

答李孟白岳伯

江以西地薄人劇加以春夏則霖潦滔天秋冬則焚灸揣地米價騰翔盜言踵至戊己之際猶未底此時非明公先後天而慮詳左右民所法脩力贊兩臺疏錮議賑民其魚乎民靡孑乎倘不佞今日猶得飲天食地秋毫皆歸鴻造手額視謝非值不佞一人已也賀閻伯書已領看定文字容異日附報

復徐鍾波

吉父兄來云吾兄之清更湛於水至今蔬食爲氏祈福如此安得長物貽我陳人適舅迎得丈六大像安奉廬嶽棲賢正乏舟資即以回施更爲遶禮三匝奉祝吾兄宰官身功德無量也

復于振方岳伯

得于池亭徴慮于崖霧此寒色伊人有懷寄之

薄詠恨無售箋仰佐仁風巽爻今之古人也贈佇何極

與易楚衡

海內知遊在貴琨者英沉踪厲意氣皆足千秋亦各秉時極其幹用惟胡浠老扼塞津途齊志以沒心甚念之不謂遺孤構閔乃至於是幸有門下仁人長者生死而肉骨之金石高誼也扇

頭四雅以王孟之音寫陶韋之思六月披襟莆覺清風徐來不知於陵漢陰於肉食何如也如弟短才何當江沱漢汜之餘而謬辱袞詞哉遲貸貳拾聊爲濟老公子讀書之費黃襟老未行弟尚而有所托也

與蔡槐亭

吾丈文章經濟所至鼎呂郎位清華隱然公望

曲江拜署以來烹鯉不嗣近見除書知復出收
嘉禾此郡吳越之交江海所會樞機鎖鑰舍丈
而誰鄧生過我云石帆兄讀易之餘雅意吟桑
閒氣胸中一點無令人惝然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
淸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峯在南盡裁官吏費

共至貳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㞐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寄郭振龍

門下起忠孝之鄉詣文章之域儫青華而東陽借色刼寶發而扎機儲積固已鎭華百里撰佇

三台矣許中丞之名德盧儀部之危節在門下
矣禮中否舊南太常籌吳直齋令于存恭存肅
從不佞最久家世舉業何似倘收之參苓之末
亦門下桑梓之意也

答陳偶愚

弟孝廉兩都時交知惟貴郡諸公最早無論仁
允衡湘昆季即思雲愛客亦自難得三十載英

奇物化殆盡炙鷄絮酒遠莫能致良朋永嘆風人知之矣身不記仁兄何由負謗家食沃與佳兒得鸞鶩而輕腐鼠復何恨康侯高義涉江來命適苦拮据都無靜思其土其存物貴自遠可耳

與孫見玄學博

竊聯平昌樸樕菁莪一無所有然既嘗得其土

而子之惟願賢人君子明師傅時加保持如金玉寡言慶亦忘其前度之教令凌弛也如門下色哄伊教心口俱融固群弟子之謳謡實鄙褻之舞蹈也至若十年摃棄無足去恩而必寵之以文飾之以句此自淑人君子教民不遺厚念耳

答吳屺陽

時維正午禮宜隹辰偶將豚犬之兒觀於流水
特思鸑鳳之友萋彼高山脊何日以遊蘭欲因
風而採艾乃辰沖華及於衰朽角黍閔靈均之
旣餕梧仁感戚鳳之同飧雨茶開金礦之香雲
酒映青蒲之色自美人之爲美與清者而皆清
諸附足以診完鼎鼎薾乎而鳴謝

答孫公晳

玄宮花館一冊周旋少年早抱長生之訣喪偶
乃就無生之意未遂商量别去良悵拙詩無似
甘衆猶稱不惡當是用諱爲愧耶

答馬心易

三惠良書闃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
行俛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
目蝦隨人浮沉都無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

斯非今獨撫膺矣偶記凡欲我長歌擬悶扇頭
奉爲撫掌之資眼中人如陸太宰何可更見右
武房會拔終不甚適一丘一壑乃可著吾輩耳

寄萓恩白

門下竟爾高蹈耶蓴鱸適口釆吳江於季鷹花
鳥關心寫輞川於摩詰進退維谷屈伸有時倘
門下重與四岳之雲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

訊時通惟益深隆養以重蒼生

答湛雲陽太泰

弟受性疎梗戶外都無長者車來而又儼然躡之倍宿之間三顧白屋日月過而幽草回風雷至而慵魚動矣兩受良書優渥滿紙承諭雅事已定有仁人長者覆露在上縱不盡膺化爲鳩或可日損以月耶弟書生何足仰贊萬一當道

吉而途賀君夫人爲斯樛木之祥也

與阮寄卿

熱門下高誼三年於此仲連季布之間與恨不

伎蹌踉蒸荻中不能一握手爲悵扇頭小韻庶

幾情見乎詞

柬徐觀我

吾丈既翔江浦之龍復下雲間之鶴分身普化

有脚行春緬邈伊人安得鼎薦千里奉陪謫男之餘也何来白樸茂長者惟必有以振之

答王起莘

浙水之滔滔飛翰而下臨川之壑語語俠骨何王郎之壯也惟望門下發悟尊精擧子業中漢而起為蕎師光也遨遊名家貴能進取以資藏習餘語心銘之矣千秋之人顧與一時之人爭

佼倆乎

答馮觀察

蘇子云刻木而拜之一旦以爲薪必有所不忍弟前日不忍二字是也安心是寶方命[illegible]恕

寄薛欽宇

惠心道者既已隱耀湖東復爾翅翔蜀道雖眉山錦水屐勝麻源赤松子竹隱谷遊終非銓人

者愛名賢之義也顧塵心世日多爲欣滞難深定久寧復置懷獨以借節西來舊民所渴耳兒輩毛羽未成報知何日夢想周旋徒深悵戀

與劉宗魯

金張累葉良佳不必盡爾但能扺塵清言便是王謝家子弟況如門下風骨文吉居然舊家可勝歎慰章門闊款別思爲勞更歷遠遺拜嘉爲

愧快閒秋高尚[illegible]晤既

與李儒德

尊公允稱人師忽忽左遷直道不可行亦其時也天遂我以老人子之心能無快乎舞班之暇加以絃誦自是人間至樂殘梅落盡春杏當開尚惟努力

答樊致虛

匆行日月之澌動覺風雲之氣而門下乃翹然
發秀其中臨汝三舍地風期之末流射纔已常
恐不佞貲淺分薄猝無以迫近休景傳會以傳
而麗人適以通濟弘肇見受繩勉銘誦刻鏤龍
鱗之㸌鎮萸髓跌之石美哉樊川詞雖窘蠢因
明德而遠矣不謂木瓜之投寶獲瓔珞睍㮾陽
之重飾平昌之醜以射序爲瞽宗采蘩爲畏壘

千秋之感實在於茲讀近作嗚咽泠泠益復聽
異人地映發固自天縱秋深病骨稍疎當從太
末星瀨布帆而東峩峩洋洋知絃歌非遠也

答沈何山

儒相盛於江東以吳興爲冠冕而門下家世道
揚代興湖學毋羨太史公與門下文心藹藹質
行彬彬二葉吐秀於金莖兩宝含靈於玉樹五

湖之陰三山之陽海內同仰而忽於燕聚之日驚傳鳳字之書譲光藩歌於行間引重趣深於望表捧之而倍慨焉以與贑惟不佞無　袁慕有負明時分絕意於風雲敢晞光於日月追其謂矣焉用文之倘江右徽大越之靈借具聽於露晃即不佞終小山之隱尚致承於宜衣

答鄭孩如

尊經數語琰琬千秋不佞何幸獥齒於仁人長者討最嘗遂聽尚書履聲中州士民更得一遲飛鳥否

與汪雲陽

弟爲雷州徐聞尉制府司道諸公討爲一室以居弟則貢生書院是也其地人輕生不知禮義弟故以貢生名之兗陽兄爲記已立石非新志

不録其文弟思究陽兄有道氣其文非偶然昔

仁兄宜一補刻之亦嘉惠後學意也

答王觀生

才如觀生而長貧賤者乎家人聯世情應如是

耳有黄金臺在也願言勉之

與孫子京

借禮經數作便是玉帯圖也小序得以燕石裝

寶飾之習乃愿珍遺自是高誼不肯易故師耳

余髮種種筆亦如之序語短而意頗長耳

寄林丹山

世實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與世所迕長在而

嘆世憐才者相望於今昔也如門下者淺賴從

一世而竟爲噂逐所沉家食且閒者且二十年

大闕倒仕國而莫相推輓者何爾相並里得公

之後千載奇蹟以人專君聚才自邂合丹山其
謹也詩望與請書盡脊脊

與宋朱陵

予得先生蓋英英大雅君子也委玉擔余不我
長覯別後胡山人一醉泰常東解山人無慈爾
恍遺書來述門下高義爲絕一時愿頭二載見
存亡之感入長安晤中郎兄當爲舉天亦溺然

灰之句胡浠倜在時的皪可喜聞其子符甚幸
左右之知易楚衡多賢子孫樂并爲致意

寄蔡盧臺憲伯

憶從門下尉秣陵之酒酣杜陵之詩莫逆於心
毋成於日嗣後風流兩散不我肯遣門下望隆
三事妄意之當得衡文江右或下並門之榻屐
合延津之劍終不可得借節趨吳江海棠心於

焉適托終貧且瘠越陌爲難莫邕莫笏帶思永嘆門下冲明在躬世寄日遠惟淇揚馬德以應機璇江陰諸生李至清問禪匡廬經行已久有志請纓無處按劒自非虛臺孰當憐而收之敢爲緩頰

答孫見玄平昌學博

門下吳世公侯越都君子秉理樹於民宗命世

包乎物祖鴻漸天逵擬臚傳太極之殿龍蟠地
澤仍光映少薇之墟固將老其梗楠杞梓之才
工師得木且以深其風雨露雷之敎山川出雲
還斗魁者三年積風濤乎萬里然後上善爾畀
休光自遠時嘘不然之灰猶惜既傷之錦孰闘
于產遊鄉校以怠言汝為召商示門徒而勿拜
英詞潤金石碑板銘心高叢薄雲天門墻識德

與吳縮生

尊公皐比何似爲人師不勝爲人長郭嘗便從六館轉漕曹去正自不惡昨索在聯翩就惟歲存劉里自東吳幾千年延陵不乏季子江湖直南斗垂百尺高居可摘星辰

答卞玄樞

不佞病下滯秋稍劇得扇頭大作細諷之大雅

之音便作西來爽氣清人矣擬一和音而巡使
去急當續致也承以時菴下詢不佞以為時文
椎時是因即以貴訛人士文字至馮公而思微
至陳公而體鉅至譚君而氣馴至趙君而意結
不以維梓為恠但取利器為資則此四元者皆
門下緩急之絃淺深之墨也所幾人綮何必高
談即如曹平子機對筆隨自不可及詩愛擬爾

作答知不為誣也

與吳亦勉

吳地文物浩穰吾鄉吏其土者或慧或愿᠁遝
有以自見理學務也況夫至慧而處愿其所自
見固益有異者門下意性冲明物莫能逆而緼
藉經畧復深以弘上下咸宜有譽無咨遝問極
為舞躍徐檢老起家公處康樸自將府鄉士屬

吏有難之者竟以治行尊顯至今撫吳門下其
勉之他日亦公之坐也致聲恩白雖甚愛弟如
世吏何異多異書稗說未經世目者能求其一
二鮮顧否

與岳石梁

別去復是涉夏酒酒草草未長袁人不可復強府
念仁兄才屡英遠必膺世寄良爲欣然顧亭之

時過云兄似介然於衷林從於乃叅衛存磊亮
仁兄可謂知人凡過處留詩是涇陽本色籍或未
盡然耳適粵著作當已就鈇亟欲讀之用豁衰
疲

寄薛欽宇觀察

門下以道古應世不可得而親疎罔俊疑於進
退而乃來嘖言於大雅何傷井渫不食徒爲行

路人惻耳汲收有時義學無盡小詩奉貽少致
寞其之韻

與陸津陽岳伯

明公含寓內之冲明發雲間之鉅麗長安一親
清氣溢於素襟韻章載言諧德形乎色笑吹噓
寒谷許談辯於高筵乘琴棋儀引陶匏於刻石
稜巖序而感嘆滋深想風猷而夢想何極喜因

當湖之遊敬申臨汝之懷道重橋衢北望徒懸於斗極天閶節鉞南行或拜於華門和津漢之昭回明河亘于祝陽德之方至永日秉乾

復瞿睿夫

兄弟四十年來忽然白頭相見感愴欣慰何能自勝中間兄以孝廉流落以郎官謫涉蹟炎蒸各極天涯所謂避者兄才氣英闊加有舊典足

爲著書貪容之費而窮故儒業宦遊無是輿遊
小詞自遣而已然而儉易容少病福兄苦折遣
差爲饑歲天道也雖絕聞問時一念之從賞來
者定悉起居非見兄神明炯然而形氣頓異凡
有心者誰不爲惻況如弟者同明痛癢情切自
倍瑣旅下舍大浸窮炎溢水龍由郊塹如炙僮
客款荷轉側須人何以堪此或者章門能沙窩

人避債臺也來書殊苦不忍讀到汗下病已并為鬱然遂成六絕引意諸惟減思益食黃髮爲期詞相見也

寄徐闇陳慎所

知盛德醇完仁壽滋至令公子幸讀有聞令孫當已振振秩秩不佞眖想舊遊時動天涯萬里之與知我者希惟太丘德星亭在耳貴生書悅

已入省志劉公應秋記文尚遺似宜增入今當

草深一丈乎榕樹依依風期未闋惟門下加飧

難老引翹士林幸甚

復俞淳初侍御

邸報排議紛如惟大疏析貴戚之邪心固宗社

之本計方是有關係文字台親易端之一趍一

步自是孔門卓爾宦學相成性繇悳敎之

復胡瑞芝司空爲二女納采作

門下氣合天挺才應王明起丹篚以書名兵樞

垣望久坐紫微而階一品并綸功高轉若亭主

營洛借歌部之重選於衆寡稱尊蒜九德之階

信在國則公輔惟公郎承家亦相門有初節備

惟晴勞仰德光儀舟楫同遊國士委金蘭之契

庭指異彩都人談玉樹之奇詠非圖而莫塑既

同故匪媒而自天作合佀體勢六卿之重許姻

盟二姓之驩百里于飛甫占鳳鏘而遠耀九霄

而上即看鵬翼以高翔既於蘿葉已咸吉攸承

允吉在樛赫徜云偹禮彌覺謙尊寔須後命爲

榮已拜先施之辱

賀吳暘谷相公

閣下備祚太乙毓秀函盈紫氣出盤龍即神僊

而位宰相丹誠儀端鳳從禮樂而踐端揆行胥
揆於專槐作乎先於維梓荆國欲堯舜其主五
百年名世重生康齋以伊傳爲臣六七作行人
冊至千齡僅遘萬國同瞻況在枌隣薰沐補俛
趨風拜舞是寔頻而未能向日覩言一聲千函
欲吐君子道長無負開天逢于之辰三八老無高
正值中岳生申之候匪吾私而致勝爲天下之

得人 時值相公誕日

寄馮文所

追憶作吏明公屬下加幷羸鉼更加提挈雖終焉不免引繩絕振恩莫可忘章門有懷未能爲慢雲林逍散附積私陶潛寄聲武陵漁父知有賢主人在也